



苍天未央

达墨◎著



步步为营、真假难辨，一场反腐高压下的逃亡

百般算计，登堂入“仕”

一段被利益支配的渺茫爱情

《人民的名义》之后
又一腐败真相浮出水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舊天未與

◎人說的說之外之說
◎一朝被青眼呼作龍

◎人說的說之外之說
◎一朝被青眼呼作龍

苍天未央

达墨◎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天未央 / 达墨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0-10615-6

I . ① 苍… II . ① 达…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5661 号

CANGTIANWEIYANG

苍天未央

达墨 著

责任编辑	刘姣娇 许茜
特约编辑	王芸斐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	王杨帆
责任印制	张辉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e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王杨帆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8
字 数	144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615-6
定 价	4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

欲望是产生思想之“疾病”的根源。

《苍天未央》从江庐市建设发展集团财务部长柏丽出逃开始，牵出江庐市“国企”存在的政府建设资金管理、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既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用人机制的桎梏，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欲望所引发的“病症”。

小说从巨额资金的消失入手，聚焦集团董事长的心理变化，纪委“专案组”难以开展工作及铁腕反腐的市委书记等情节，渐渐向“案件”深入。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情节起伏跳跃、节奏紧凑，情与景相交相织，念与念密密相续，时而雷声轰鸣，风雨欲来，时而又风平浪静，情意绵密，引人入胜。

我的小说总是以善良为出发点，我希望普天下的人们都过得幸福快乐，想他们所想，爱他们所爱，得到他们所期望的一切，譬如金钱、美女、权力等，但我的原则是：可以巧取，绝不能豪夺，

不能胁迫、威逼或损害国家及他人利益。正如《苍天未央》中所言，希望人们“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朱元璋曾教诲官员：“人之大敌非穷非疾，乃是奸贪邪妄，穷能图变疾可医治，人一旦奸贪邪妄则无可救药。”也许有些天真，但我依然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越轨之人会切身感到功名利禄、钱权色物尽是浮云。

作为男人，我对《苍天未央》的主人公之一傅强爱恨交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羡慕与憎恨并存，羡慕的是他拥有我等男人梦寐以求而所不能及的外形和地位，憎恨的是他将“福祉”中的“玩”当成了事业，不仅丢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事业，还致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

傅强就像享受不到阳光的植物，一直站在阴影里，心里慢慢生出了扭曲的枝蔓。柏丽，则像马蹄莲茎上盛开的奇异花，免不了被评价为畸形。

文学的想象需要勇气，毕竟，很多想象根植于我们身边的人事，故事里的欢乐都是为悲剧修建的高速公路。我希望傅强和柏丽的短暂狂欢能够提醒年轻人，不可在爱情、婚姻的道路上投机取巧，无论选择哪一条人生道路，经营何种婚姻，个人是否幸福最为重要。如果不能纯粹地爱，就潇洒离开。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33
第五章	044
第六章	058
第七章	066
第八章	073
第九章	078
第十章	087
第十一章	093
第十二章	104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6
第十六章	144
第十七章	151
第十八章	160
第十九章	164
第二十章	168
第二十一章	176
第二十二章	184
第二十三章	191
第二十四章	198
第二十五章	206
第二十六章	211
第二十七章	219
第二十八章	225
第二十九章	233
第三十章	241
后记	249

凌晨五点，穆尔矢从国外考察回到江庐。他一下飞机，便急不可耐地向晴川住处赶去，那可是新欢，两人正处于“蜜月”之中。五十几岁的男人，最喜欢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是如胶似漆了点，但旧茶新替，香着呢。

面对穆尔矢心急火燎的眼神，晴川自然心领神会，“叭”地亲了一口，脆生生地说：“亲爱的，稍等，这盘游戏打完了就来伺候你啊。”

“都玩到几点了，还没够啊？”穆尔矢不耐烦地说，“你这样下去会把眼睛弄坏的。”话里既饱含着关爱，也有些嗔怪。

“知道啦！”晴川点点头应了一声，还做出一副惶恐的样子，又在穆尔矢脸上蜻蜓点水似的亲了一下。

顿时，穆尔矢开心得一脸褶子，他就喜欢晴川卖弄风情似的发嗲，晴川也乐此不疲，反正就是猫捉老鼠，游戏一下，不

伤身不伤神的。

不一会儿，晴川就潦草地洗漱完毕了。她梳好中长发，轻轻系好浴巾。那粉色的浴巾与晴川袒露着的酥胸粉白相宜，掩映得妙趣横生，恰到好处。走出洗漱间前，她还在穿衣镜前捋了一下刘海，让头发显得不那么规顺，又将裹得太紧的浴巾松了松。

“咯咯咯，我是小鸡，来抓老鹰啦。”晴川说着，似蝶一样飞进他们的爱巢，然后准确地落在穆尔矢怀里。穆尔矢还没有反应过来，两片香唇就已经落在了自己嘴上，他不由得一阵眩晕。

穆尔矢喜欢玩游戏，他观赏着时而如天使、时而如幽灵般闪现的晴川，恍惚中觉得自己来到了大唐盛世，就像唐明皇遇见杨贵妃那样，欣喜、激动，还有点儿“若时光负我，我亦成就岁月”的霸气。穆尔矢喜欢晴川那形式重于内容的矫情，她能唤醒他沉睡的多巴胺，自己仿佛一下子就能返老还童，激情四溢。

晴川媚眼频飞，长袖广舞，她让穆尔矢皲裂的老树，逢春发芽了。他感到自己是如此成功和年轻，真希望与天不老，一时间深深理解了沉迷炼丹的天子们。

晴川继续在穆尔矢的怀里扑腾着，她咬他，她掐他，蛇精似的缠绕着，戏弄着，穆尔矢也不恼，更无怒，而是像欣赏着

一场演出，那沉陷的眼窝里尽是欢笑。夜里万籁俱寂，屋里只有嬉闹之声。

两人正兴致盎然时，穆尔矢的手机响了，还不等穆尔矢伸手，晴川就撒娇地说：“不要接！”铃声却不依不饶。穆尔矢抓起电话一看，来电显示为柏丽，他立即朝晴川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电话接通后，穆尔矢耳边传来了柏丽略带沙哑的声音：“对不起，我在加拿大了。”穆尔矢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晕眩中，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很不耐烦地说：“那就好好玩吧，有什么对不起的。”

刚要挂断，柏丽又补充道：“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穆尔矢悚然一惊才回过神来，一个可怕的猜测闪进心里，一时间，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爆炸了，可柏丽已经挂断了电话。穆尔矢回拨过去时，语音提示关机，他心脏狂跳，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是出逃了？”穆尔矢失声道，“她出逃了？”

“谁的电话？”晴川看着穆尔矢歇斯底里的样子，责怪地说，“发什么神经？”晴川话中有话，可穆尔矢并没有心思理她，脸上的表情被灯光浸染得昏黄，看不出愤怒，也似乎没有痛苦，几乎是一脸蒙相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他喃喃道。窗外稀薄的灯影在浓雾中若隐若现，是黎明前的黑暗吗？

“说嘛，是谁呀？”晴川用手推推他问，“这个时候是谁打的电话……”

“别动！”穆尔矢恼怒地一挥手说，“滚一边去！”又把电话拨了过去，还是关机。

此时此刻，他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了，更清楚柏丽跟晴川大不一样，她不搞怪，更不会随便开玩笑。穆尔矢如惊弓之鸟，从床上一跃而起。谁知就在他一跃而起的那一瞬间，身体就如洪流中的一棵树，摇晃了一下，便歪倒在地上。

“尔矢，你怎么了？”晴川见穆尔矢倒下了，吓得大惊失色。她一边忙乱地叫着尔矢，一边捏着手机求救：“120吗？有人昏倒了……快……”

“快，别！”穆尔矢突然起死回生似的警告，“你……住手！”晴川一愣，紧张地回答：“叫120呀。”穆尔矢坐了起来，拍拍胸，顺顺气，才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不行。快放下电话！”口气“再而衰，三而竭”，晴川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穆尔矢盯着天花板，半晌，居然“嘿嘿”一声笑，坐了一会儿，他才彻底清醒过来，仿佛元气倍增，还爆起了粗口：“这个女人，跑到国外了？她跑到国外去干吗？”一边怒骂，

一边慌乱地拨打电话，他想打给柏丽的母亲阮梅芬，结果又是关机。

“都跑了吗？啊？都跑了吗？”穆尔矢开始自言自语。

“是谁跑了呀？”晴川好奇又紧张地问，“你这是怎么了呀？”

“你给我闭嘴！”穆尔矢吼着，像疯子一样在房间里团团乱转。晴川不敢吱声，蜷缩在一边无助地看着他。

穆尔矢之所以如此疯狂和愤怒，是因为柏丽是他的“干女儿”，也是穆尔矢的旧爱，他私下叫她“依咪香”，工作中叫柏丽。两种不同的称呼，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他们之间的秘密，既秘密着，也美好着。

阮梅芬也是穆尔矢的旧情人，不过已经过气了。穆尔矢与柏丽、阮梅芬母女的关系，就如某个型号的空调，一台主机拖着两台风机，她们穿越尘世岁月的风尘，款款而来，令穆尔矢忘却了尘世的艰难与困顿，享受到一种荒诞的快乐。正因为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柏丽自然而然地成了穆尔矢的重点扶持对象，短短几年间，从一名普通财务人员，成为江庐市建设发展集团的财务部长，而按照分工，财务部归穆尔矢直接管理。

可现在的重点是柏丽出逃了，见多识广的穆尔矢焉能不发疯，不崩溃？她卷走了集团的公款，可是捅破了天的大案。尽

管目前还不知道柏丽卷走了集团多少资金，但穆尔矢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她与许多逃往国外的贪官并无二致。结合当前他掌握的信息，那些出逃的人，不是带着国家机密，就是带着巨额公款，前者不大可能，后者一定是真的。

一番发疯和焦躁后，五十六岁的穆尔矢大概是累了，终于安静下来并重重地坐在地上，那样子就如一只被打败的公鸡，不甘心，却很无力。

穆尔矢一直认为“干女儿”柏丽最为贴心，是他身边最可靠的人，万万没想到她竟无情地背叛了他，很有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味道，真是讽刺。

然而，世事里就数人最不可靠了，最熟悉的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最痛。穆尔矢忽然想起了柏丽曾给他念过的段子：人生就像在坐北京地铁 1 号线，起初是国贸一般的繁华，不久又途经天安门的权力和金融街的财富，一不小心到了公主坟，又遥想华丽的家族，直到玉泉路时，依然雄心勃勃，可是，八宝山快到了。

翻手繁华，覆手苍凉。作为江庐市建设发展集团的“一把手”，穆尔矢深知，如果柏丽真的逃往国外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就不是一般的经济案件那么简单。尽管建设集团属于企业，但要命的是它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在替政府办事。同时，柏丽是共产党员，又是他一手提拔的，自己绝对难逃责任。

血压往上蹿，晕眩之中，穆尔矢的头皮开始发麻，脸上是惊惧的神情，内心深处则是恶浪的跳荡。灯影摇曳，他心头不断涌上难言的忧伤，就像一只狼，在猎人的围攻下，惊恐着开始奋力突围。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穆尔矢在心里说着，挣扎着坐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就像战士冲锋似的下了楼，拦了一辆的士向集团办公室赶去。那儿是他的指挥所，那儿是他的根据地。

穆尔矢一分一秒也不敢怠慢，他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分管副市长柳溪帆上班之前，想好缜密的汇报方案。尽管平时穆尔矢与副市长关系不错，但如今捅了大娄子，心中实在没底，不知道领导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

作为在官场打拼多年的老手，穆尔矢非常清楚“丢卒保车”的手段，何况市委书记朴晓习履新不久，柳溪帆应该还没摸清他的“来路”和行事方式。穆尔矢猜测，柳溪帆不会轻易帮助自己，毕竟市长的职位还空缺着，谁不想更上一层楼呢？

一时间，一股悲凉之感淋透了穆尔矢，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炮兵连的炊事员，虽说也是战斗员，也戴绿帽子，但他得背黑锅，还只能看别人打炮。

天，依然黑暗着，穆尔矢度秒如年，他焦急地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来回踱着步，并高速运行着“CPU”，备份一次，

再运行一次，演练一次又一次……

多少年来，穆尔矢一直遵循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法则，才在官场上占得一席之位，眼下的筹谋也不例外。他在焦急的等待和徘徊中熬到天际发白，抬起手腕看了下表，便迅速抓起桌上的电话。

“马上把车开到办公楼门口来！”穆尔矢用急促且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我有急事！”

“好的，董事长！”司机老冯干脆地答应。一大早就像叫魂一样，天还没大亮，他为什么会在办公室？老冯一路上设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毕竟，多年来从未有过类似的事情，一定出了什么大事。自从给穆尔矢开车以后，老冯已将领导的行事路数了然于胸，和穆尔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形成了默契。

一想到反腐败的新闻屡见报端，老冯开始为穆尔矢揪心起来。

“眼里，看见谁走谁留；心里，知道谁好谁坏！”多年以来，尽管老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工作时间黑白颠倒反复无常，但跟着穆尔矢也得到了很多实惠。女儿进江庐市建设发展集团的采购中心当上了中层，老婆也依靠着他做起了集团的买卖，自己还倚仗穆尔矢倒手过几套便宜的商品房，挣了好几百万。至于逢年过节的红包，那是“家常便饭”桌上的标配了……一

切所得，没有穆尔矢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感激穆尔矢，但随着近年来反腐力度的加大，他又常会担心穆尔矢轰然倒下。

作为司机，老冯从身边人的潮起潮落中看透了人间真相，懂得“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的悲凉，自然深知只要穆尔矢存在一天，自己就可以滋润地活着，一旦领导倒下，一切将化为泡影，他必须抓住眼前，也得考虑明天。

令老冯得意的是，只要在单位，他基本可以当穆尔矢的半个家。集团的一些部门经理、部长，还真把他当贵人待见，见到他不是点头哈腰，就是媚眼百态，逢年过节还总要到他家去“孝敬”一下。有时候，他还会自诩为集团的“二把手”，吹嘘自己“提拔”过干部，常在得意中活得有滋有味。

轿车飞奔到达江庐市建设发展集团门口，司机老冯远远地看到穆尔矢正拎着包焦急地张望着。老冯试图用窥探的目光从领导脸上找出点儿端倪，但他并没有看出穆尔矢的异样。于是，老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脸相迎地问穆尔矢：“怎么不让我到家里去接您？”穆尔矢轻轻“唉”了一声，迅速钻进车里。

“董事长去哪？”老冯习惯性地问道。

“去蕙湖一号。”穆尔矢依然保持着平时的语气说，“速度快一点。”

老冯心想：“蕙湖一号，那是副市长柳溪帆住的地方。一